

所见

□王永泰

如果坐着不动,透过门卫室的玻璃窗户,只能看到小区的大门以及同大门一样宽的街道,这有点像坐井观天。没错,我就是那只青蛙。

在小区门口,一个中年男人坐左边,一个中年女人坐右边,他俩都在大门里边。我与他俩之间有十米左右的距离,能清晰地听到两人的说话声,他俩却没感觉到我的存在。

两个人刚刚吵了一架,男人余怒未消,胸口仍在快速地起伏,女人背对着男人,双肩一耸一耸的。男人知道女人在哭,却不肯回头安慰一句话。

街道上人来人往,川流不息。我知道,对于男人来说,那是他的一个噩梦。

这时候,大门外出现了一位老男人。很明显,他患过脑血栓。他上身前倾,斜着身子,两手指合不拢,总是左脚缓慢地向前挪出一步,待右脚跟过来,左脚再向前挪出一步。老男人想从大门的右边挪到左边去,他正好出现在男人的视线中,而女人却看不到。

门前的路比大门两侧的路面低,就是相差平放一块砖的程度,对于老男人,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。一瞬间,男人忘记了自己的烦恼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男人,看他怎样克服这个困难。

老男人停了一停,向身后看看,深吸口气,然后一点一点地移动左脚,他动作很慢,却不停顿,待左脚平稳落地,又一点点把右脚带下来。两脚站稳后,老男人再一步一步向前挪动,到了大门左边,又一点点挪上路面。站在路面上,老男人长长松了一口气,不知怎的,男人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女人也发现了这奇异的一幕,目不转睛地关注着两个男人。



老男人慢慢转过身,向后面看去。随着老人的目光,大门的右边,又出现了一位脑血栓患者,是位老女人。她表情呆滞,看年龄不比老男人小,只是在她手中多了一根拐杖,身体的重心全都落到了拐杖上。很显然,她的病情更重,应该大病初愈。她每走一步都更加艰难,更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,哆哆嗦嗦,一步一顿地艰难前行,似乎每一步都有栽倒的可能。

那一刻,似乎时间已经停止,三个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老女人身上。老男人紧紧盯着她一动不动,目光里全是紧张、关切与鼓励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老女人终于安全登陆。老女人看着老男人,微微地或者说艰难地笑了一下,那微笑竟有一丝羞涩,像小姑娘一样。老男人转过

身子,继续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去,老女人慢慢跟在后面。

两位老人从男人的视线里消失了,他却依旧呆呆地坐着,半晌,才缓缓松开紧攥着的双手。女人走到男人面前,盯着男人的眼睛说:“我想到他们那个年龄,你也能用那种目光看着我。”男人点点头:“我想我能做到。”

男人架起双拐,吃力地站起来。女人伸出手想扶住男人,男人摆摆手。女人明白男人的意思,向前走几步,站住,回头看着男人,亦如老男人看着老女人。男人颤巍巍地站稳身子,坚定地向前迈出第一步……

半晌,男人和女人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。我仍呆呆地坐着,触到身下冰冷的轮椅,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。

家幽默

父亲的职业

新学期开始,儿子问老爸:“‘父亲的职业’一栏怎么填?写‘股民’吗?”

老爸说:“就写‘多家上市公司股东’。”

家教的作用

小时候我家里管得严,每天上学,出门都必须喊一句“妈,我走了”,我妈回应我一声我才能走。

结果有一天,我妈前一天追看韩剧睡得晚就赖床了。我说:“妈,我走了。”没人回应。我继续喊:“妈,我走了。”还是没人回应。“妈!我走了!妈!我走了!”我的声音越来越高。喊到第八句的时候,我妈忽然爬起来大叫一声:“滚——”

我安心地出门了。

快乐食蚁兽

高中时,交了一个女朋友,感情甚好。我们的QQ网名都很情侣,她的网名是“伤心小蚂蚁”,我叫“伤心大蚂蚁”。

可是好景不长,班主任发现了我们的恋情。由于担心我们的学习,立刻棒打鸳鸯,我们被迫分手。

过几日,偶尔上网,发现班主任的QQ网名也换了,他是“快乐食蚁兽”。

秒懂

一神人的签名:我的女神很完美,她很喜欢笑,虽然有点贪睡,但是她超级爱干净,还经常夸我是个好人!这条估计很少人懂。我也是看了高手指点才知道的。原来女神经常QQ回复:“呵呵”“我要睡觉了”“我去洗澡了”“你的人真的很好,只是我们不适合!”

吃货

当一个吃货对另一个吃货说“我们一起去吃啥啥”的时候,一种天然的默契就会像烟花一样在他们的头顶绽放,双双满含“口水”的眼睛闪闪发亮。等另一个吃货兴奋地说:“听起来就很好吃呢”时,默契达到高潮,然后两人手拉手出门,场面的感人程度堪比婚礼。

心境

“月明星稀,乌鹊南飞;绕树三匝,无枝可栖。这四句诗表达了曹操的什么心境?”“去吃饭找不到停车位。”(广日)

·小说连载

实习生

(10)

■文/蓝小汐

拜师之后,宋暖更加“无事可做”

宋暖同学郁闷得不行,为什么别人偷菜就OK,我就要挨骂?为什么我说句实话也不行,还要挨骂?这些问题,她不敢问汪思远,也不便问郝敏,只能自己偷偷消化。消化的结果就是:我是实习生,应该学着尾巴做人。她暗想,如果可以给公司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话,那么自己一定提议:对于实习生,除了骂她,还要教她。

快下班的时候,宋暖在自己的公司邮箱里发现了一封邮件,发信人居然是汪思远,他说:工作的时候要有工作状态,上网娱乐、吃零食、打私人电话,都是下班后回家再做的事情。另外,总裁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,为什么每个人都忙碌就你感觉没什么事情做?应该自我反思。作为刚刚步入社会的新人,还是一张白纸,希望你能够一笔一画地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,不要染上散漫的习惯。多看、多听、多做、少说。

一个职位很高的人,一个刚刚接触没几天的人,能够专门写这么一封信告诫自己,这让宋暖既惭愧又受宠若惊。那天,宋暖把自己关进厕所大哭,她一直以为自己挺乖巧,没想到刚上班就被领导挑出这么多毛病!

下班晚高峰时间,宋暖等了两班地铁才挤上去。上海的交通真是耍命,那么多上班族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你贴着我我贴着你,身体如此靠近,神情却都是淡漠并且厌恶的,每个人脸上都仿佛写着个烦字。可是,他们知道吗?这座城市有那么多的宋暖如此迫切地想得到一份工作,去某个地方上班,而不是实习。

看过汪思远的信后,宋暖开始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,可是自从拜了郝敏做老师,她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冷板凳生涯,既没有活干又不能上网聊天,彻底地开始“没什么事做”。一份公司内部月

报从早翻到晚,那些业内新闻熟到会背。

为了颠覆这种状态,宋暖每隔两个小时就厚着脸皮问:“郝敏老师,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?”“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!”“我可以做点什么吗?”

可是,郝敏总是不阴不阳地回答:“好,知道了。”但是,她忙得热火朝天,宋暖该坐着还是坐着,仍旧是那张破转椅。

某天,这张转椅终于气数已尽,无法负担一个成年人的体重,它的另外两个轮子选择在宋暖刚刚落座的时候突然罢工,将宋暖摔了一跤。这一跤,换来了郝敏老师难得能可贵的一个微笑:“摔疼了吧,这个破椅子,早该淘汰了。”

“还好,不疼,这个椅子终于在我的帮助下完成历史使命了。”

“不疼的话,方不方便再帮我跑个腿去买碗黄鱼面呢?”郝敏老师用商量的语气温柔地说。要不要问她她要钱?宋暖的心里迅速盘算,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开口。这时候,有同事打电话来约郝敏一起去员工餐厅吃午饭,郝敏颇为自得地对电话说:“不去了,我让实习生给我带老王头黄鱼面了!”

“啊,我也要我也要。”那头一声尖叫,分贝之高,连宋暖都听见了,接着更多人尖叫:“我们都要我们都要。”

经过郝敏的电话统计,想吃老王头黄鱼面的同事一共有14人,其中4人要多加辣,7人要正常辣度,3人不要辣;还有:多加辣中的两碗要加排骨,正常辣度中的4碗分别要加肥肠、雪菜、鸡毛菜和猪肝;不要辣中的1碗要多加一份黄鱼。

郝敏不愧是资深行政人员,她一面听电话,一面将这些数据手绘成了表格,电话说完图表也画好了,随手递给宋暖:“辛苦了,看,大家都这么需要你。”

宋暖硬着头皮接过表格,满脑子想的都是:大家怎么不给钱呢?

下期关注:出力是自己,卖乖却是她

·小说连载

家族阴谋

(30)

■文/永城

美珠变成惊弓鸟,诱敌出洞险成功

手机上第一次显示这个号码的来电,黄美珠根本没打算接。陌生来电肯定不能接,除了李大哥,任何人的电话都不能接。李大哥早就千叮万嘱咐过了。

黄美珠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一口井,漆黑不见底的。22岁认识了阿昌——一个有老婆孩子的男人,30岁还是别人的情人。阿昌终于对她说:把你经手的那份转账单子拿来,我们就能得一套豪华别墅,卖了它远走高飞。

但是别墅还没动工,公司和家却都回不去了。她是在众目睽睽下跑出来的,几乎算得上是抢劫。阿昌骑着摩托等在门外,让她有种活进电影里的激动。恐惧是之后才来的,跟着他藏进广州的一家小旅馆,又跟着他坐火车一路来到北京,再也甩不掉。李大哥说过:“先在北京住些日子,然后送你和阿昌出国。听大哥的话,不能出差错。不然,我也不知会怎样。”

除了接电话,李大哥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:不能离开房间;不可以和任何陌生人说话,宾馆服务员也不行。黄美珠小心翼翼,不敢再惹李大哥生气。她已经狠狠惹了一次——从那保险箱里把二十万人民币顺手牵羊。那别墅区她去看,连地基都还没有影子,她总得给自己留点后路。

钱被她藏在内衣里,却被李大哥知道了。不知从何而知的,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哥哥,突然暴跳如雷,说要把她丢给警察!她吓得跪地求饶,从此处处小心,严格遵守着李大哥的命令。她根本就出过家门,整天缩在旅馆房间里。电视24小时开着,声音却被她关得很小。她时时刻刻留意着楼道里的动静,夜里也同样竖着耳朵,简直就是彻夜难眠。即便短暂入睡,也会因噩梦惊醒。空气中仿佛有只无形的手,正随时卡在她脖子上。

正是在这种心情下,她的手机一连接到同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三通电话。紧接着是一条短信,她忍不住看了,眼前立刻一黑:

“奸细!我们知道你在哪儿!别以为北京

就能藏住了!最好老老实实接电话!等我们抓住你,你就只有死路一条!”

黄美珠吓得扔掉手机,一屁股坐空,落到床沿底下,颠得一阵头晕,却并没觉得疼,只有心脏怦怦地跳,跳得她难以呼吸。不知过了多久,终于把气喘匀了,脑子大概也因为补充了氧气而略为清醒,心脏却是跳得更厉害:手机是李大哥新给的!银河的人是怎么知道的?他们给她打电话要说什么?

给李大哥打个电话!

黄美珠突然醒悟,伸手去抓手机,手机却又响了一声。黄美珠的心脏猛地一抽,手立刻又缩回来,遥遥地看着手机,好像看一只凶猛的野兽。手机并没有跳起来,只在地板上安静地躺着。她终于鼓起勇气,爬过去一把抓起手机,却半天按不进密码,因为手指不住地颤抖。

这是一条新的短信,来自一个熟悉的号码——李大哥!她如释重负,赶紧打开短信:

“情况紧急!有人发现你了!立刻离开酒店,不必拿任何东西!打车到新光天地购物中心门口,我在那等你!立刻删除这条短信,不要给我打电话,按照我说的做。快!”

黄美珠一跃而起,以她自己完全想象不到的速度,狂奔着冲出门。电梯还是楼梯?没时间犹豫,她冲下楼梯,因为忍受不了等待。三楼而已,怎么跑了那么久?前厅服务员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她,莫非他们都已经知道她的底细?黄美珠夺门而出,一头钻进耀眼的阳光里。这还是几天来第一次来到室外,热腾腾的空气扑面而来,眼睛被光线刺得睁不开。阳光却又突然减少了,两个大汉突然出现在黄美珠眼前!

黄美珠魂飞魄散,转身想逃,胳膊却被人狠狠拉住。黄美珠立刻双腿发软,想开口求饶,嘴却被人捂死了。却听见李大哥的声音在耳边:

“谁叫你出来的?!不是说过很多次,不能离开这酒店!”

……

下期刊登我市籍作家潘运明撰写的纪实连载《老洋人张庆》,敬请关注。